

《清华事典》词条选录

○吴宗济（1934中文）

按：本文是1995年吴宗济学长为我校中文系建系70周年纪念而作，原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后收入吴老所著《补听集》（2003年新世界出版社）。在母校百年校庆来临之际，现转载于此，以飨校友读者，也作为对吴宗济老学长深深的怀念。

清华自“学堂”而“学校”而“大学”，历时将近一个世纪，人杰物华，可记者何止百千，自己腹稿中之《事典》条目，亦仅限于1928—1935年。在校学习与工作的七年期间所亲历之一鳞片羽，兹掇寻数则，以应我校国文学系建系70周年之征稿，一窗之荐，可作蠡测，或亦能略供故实之谈助云尔。

东西文化

清华校歌：“东西文化，汇萃一堂”，有许多事实，证明其不是虚言，清华的教学方针，向来中西并重，清华图书馆中藏书，除科技书刊应有尽有外，汉学珍本之精而多，在高等院校中，更属罕有。人文方面，半个多世纪以来，名扬中外而更能学贯东西者，何止千百。兹略举最为人称道者，如：赵元任之语言学与音乐；冯友兰之哲学；张钰哲之天文、历象；梁思成之古建筑史；茅以升之古桥梁学；袁复礼之地质学；李济之考古学；竺



吴宗济学长

可桢之植物学；季羨林之东方语言学等等……。再从侧面来看：有些事例虽非大者，也足令人承认其为东西文化的融会，如：中文系的学生必须读两门外语；而外语系的学生也必须读中文系的课；同时，文科学生都必须选读一门基础自然科学（物理、化学或生物，任一门），理科学生也要读两年“大一国文”和“大二国文”。至于教授之中，中文系的好几位先生都留过学，外文系吴宓先生的诗古文字，尤脍炙人口，据说他在“西洋文学概要”课的考试中如学生用古汉语来答写外国名著的主要篇章，还多给分数。

大布之衣

在二三十年代，社会上虽有“北大土，清华洋”的说法，但清华教授中不乏朴学之士，我行我素，不耻敝衣，一派古

□ 荷花池

贤之风。清华自“留美预备学校”改为“国立大学”之后，寒门秀士也能靠其苦学成才，考入这所一向“墙高数仞”的学宫了，于是清华园里，在西装革履之间平添了若干“大褂族”，晚清新政志士梁启超，以长袍马褂在黑板前粉笔大书的逸致，闻名于世。王国维先生也足以与之媲美。芝加哥艺术学院毕业的大诗人闻一多先生，则每上课前总是穿着件老蓝粗布大褂，腋下夹着一个包些线装书的蓝布包袱，从新南院步行到二院。一位浙江金坛中学教员，应熊庆来教授之聘为助教，而后成为大数学家的华罗庚；及未来的明史专家、历史系学生吴晗，则是无独有偶，一例洗得褪了色的灰布大褂，往来园中，引人注目。

自强不息

清华校徽的训条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八个字。这反映在清华的体育精神，也是恰当的。清华体育训练一向认真而且视同正规课程，并要计算学分。清华的学生即使是近视或驼背的“老夫子”，也得修满体育学分才能毕业，这和马约翰教授的严格训练是分不开的。新生入学头一年，规定每天一大早在上别的课之前，必跑足一英里，一年中有大部分是在体育馆室内进行的。该馆的建筑和设备，在当时是第一流的，馆内四壁二层楼建有一圈跑道，跑21圈为一英里，学生必须跑完最后一圈，才能下课。新生经过这样的锻炼，不但增强了体格，还养成了遵守纪律的习惯。学生入学四年之后在毕业考试之前，还要通过一次游泳50米的测验，不及格的必须补课，通过后才发给文

凭。马先生不但要求学生练好身体，更注重体育道德，“Sportsmanship”（“运动员风度”）一词，是他常挂在口头叮嘱学员们的。

清华必胜

清华的田径和球类的训练都非常认真，几支男女球队都是常胜军，特别是足球。北平的“清华”和上海的“南洋”（南洋大学，交大的前身），每年冬季必交战一场，当时全国也只有这两校能势均力敌。此外在北平的燕京大学足球队，也不失为劲旅，每年彼此也必较量一番。比赛前夕，清华为球队助威的啦啦队，组织得尤为正规化，而且口号、旗帜等都有特色。当场除有成套的新编口号喊出，以及还有大学军乐队吹奏的配合外，还有一支英文歌曲由啦啦队在看台上高声齐唱，歌词如下：

“Tsing Hua! Tsing Hua! Tsing Hua
must win!

Fight for the finish, never give in!

You do your best, Boys! We do our rest,
Boys!

Fight for the VICTORY.....

RA! RA! RA! (Repeat) ”

译文：

“清华啊清华，清华必定胜！

战斗啊到底，从来不怕阵！

加油啊健儿！我们做后盾。

为胜利而战！啦！啦！啦！”（全歌重复）

当年赛场上的热烈情景，端的是千人空舍（宿舍），“加油”震天，歌词中的“清华必胜”、“战斗到底”以及



吴宗济老学长生前最后一次参加校庆时和工作人员在工字厅前合影（2009年4月）

“为胜利而战”等词句，都表现了“清华精神”，不过，就是这样的高呼必胜，领队的马约翰先生仍特别强调要做到“Fairplay”（“公正对待比赛”，可译“费尔泼来精神”）。胜不能骄，败则更不准无理闹事。清华人对待运动比赛的这种“自强”、“厚德”的风格，在治学和言行中，也是一致的。

祖国以光

清华校歌：“大同爰跻，祖国以光”。清华近百年以来，安静地处于古都西郊，远离城市（当时的交通情况算远郊）。经费自来（庚子赔款），水电自给（打井、发电），似乎真是一个独立王国，世外桃源。然而历次的政治变革，也不免遭到波及，不过由于始终坚守校长治校的原则、团结一致的精神，什么大风大浪也都挺过来了，但是，清华人难道真的不问政治吗？试看当全民抗战当头，或解放战争崛起之时，清华人是怎么表现的。

所以，在学术上我们有国学大师、工程泰斗；在政治中更不乏爱国志士，革命先锋。烈士沈崇海之驾机直冲日寇的军舰；闻一多之血溅昆明城；红山口打游击的英雄；“一二·九”求解放的运动……，他们、她们都是抱着争取祖国富强，促进世界大同的共同目标。这些清华人的流血流汗，为国争光，是载在史册，永昭百世的。

人文日新

清华的中国文学系成立已达70年，中间停顿一段时期，后来恢复，至今又达10周年了，这十年中真个是老树发新枝，在新的环境中，加快发展，人文日新。不过回溯半个多世纪之前，20、30年代之际，清华中文系的好传统是值得纪念的，无论在人文或是风格上，都已为后来打下坚实的基础。当时汉学方面的师资，就有国学研究所的四位大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大学一年级的“国文”，竟是由以训诂学和古语法闻名于当代的大师杨树达教授亲自讲授。当时中文系的教授就有：杨振声、朱自清、俞平伯、刘盼遂、闻一多、刘文典、罗常培、王力等，而他们的学生中，后来无论是投身教研，或著书立说，闻名于世的更不乏人。师承之外，为本系师生创造条件的图书馆，其中书籍及善本之多在国内也是数一数二的。而这些藏书凝聚了多少前辈馆员的心血，虽几经战乱，现在还保存得很好，这宗精神和物质的财富，是再用任何代价都无法换得的。